

魔女奇鏢

悠閑道人



魔女奇鏢

悠閑道人

44.56
4XDR
22

第54A-3

中國文藝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72号

魔女奇谭(上下)

悠闲道人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9.375印张 383千字

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000册

*

ISBN 7-5059-1268-2/I·914 定价: 10.00元

第二十二章 施计紫荆山

有冯寿长撑腰，盐民们第一次领略到做人的自豪，第一次能扬眉吐气地生活。他们崇拜冯寿长，信任冯寿长，把冯寿长当作心目中的偶像，白天晚上都愿跟冯寿长在一起，听他讲战国七雄争天下，嬴政施暴成一统的历史；听他讲楚霸王过关斩将、四面楚歌、自刎乌江的悲剧；听他讲汉刘邦巧离鸿门宴、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。狗蛋更是寸步不离，白天和寿长一起下井，晚上和他头对头睡觉，左一个冯大哥又一个冯大哥，叫得可亲热了。他串通一伙盐场的年轻后生，死拧活缠要跟冯寿长学武艺。寿长推辞不过，就教他们些擒拿格斗术，用以防身，也好对付董八、仇荣等人的欺侮。一时间，盐场掀起了练武热潮，每日都可见到人们舞枪弄棒，你杀我砍的场面。

赵瘪子更有意思。他本来是盐场里的弱者，常常受人欺负。冯寿长降伏了仇荣、吉暴、栾扈之后，瘪子摇身一变成了强人，有时还无端欺负别人。就连仇荣他们，瘪子也敢指手划脚说三倒四。他把冯寿长作为吓唬人的招牌，动不动就

狐假虎威地说：“冯寿长和我是拜把弟兄，谁敢碰我一下！”论年龄，他至少比冯寿长大十岁，可他总觉得叫“冯大哥”显得与冯寿长更亲近，他的话也更有分量，威慑力更强。

一次在晒盐场上干活，瘪子指着栾扈的鼻子说：“栾扈，你这小子懒得屁眼生蛆，快帮爷们干点活儿！”以前，瘪子见了栾扈，就像耗子见了猫，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叫声“栾大爷”，栾扈还不愿搭理他，如今……栾扈的威严遭到破坏，他着实受不了这份侮辱，尤其这种侮辱来自赵瘪子，说明自己在盐场的地位连瘪子都不如。栾扈盛怒之下，扬手就要打。

赵瘪子把脸一沉，一副家宗老祖的姿态训道：“栾扈，你敢打师叔！”

原来，瘪子自称和冯寿长是拜把兄弟，而栾扈、仇荣、吉暴又极力想巴结冯寿长学武艺。由此，赵瘪子就毛遂自荐大言不惭煞有介事地当上了谁也不承认的师叔。

听了“师叔”二字，栾扈的阴阳眼气成了对角线形。他扑过去将瘪子按倒在地，抓住瘪子的头发往地上猛撞，“叫我什么？”

瘪子疼极了就改口说：“叫、叫栾大爷。”

“以后还敢自称师叔吗？”

“小人再也不敢了。”

“再称怎么办？”

“还这样打。”

“不行，这样太便宜你了！”栾扈双腿跪住瘪子的两只胳膊，解开裤带，说：“把我的尿喝了！”说着，就往瘪子的嘴里

撒。

瘪子绷紧嘴唇，把脸偏过来扭过去，躲着那热呼呼臊哄哄臭腥腥的尿液。尽管这样，也难免溅进嘴里几滴，实在不是滋味。把他憋得脸红脖子粗。栾扈仍在尿着。忽然，瘪子眼睛一亮，呼叫一声：“冯大哥，救命呀——”

冯寿长刚从盐井里上来，听到叫喊，跑过来，见是这样一幕丑剧，斥道：“栾扈，你这般下流作恶，人性何在？”

栾扈抬起眼皮，正和冯寿长的目光相遇，心里颤然一抖，从瘪子身上爬起来，辩解说：“是他先骂我！”

有冯寿长在此，赵瘪子又来了勇气和胆量，抄起木锨向栾扈胯上砍去，嘴里说：“我警告过你多少次，冯大哥和我是拜把兄弟，你居然欺负到师叔头上，真乃岂有此理！”

栾扈此时也软了半截，眨巴着一大一小的阴阳眼，半句话也说不出。

事后，冯寿长又教训了瘪子一顿，不准他再拿自己的招牌去吓唬别人。

以前，董八是盐场里的土皇帝，说话比炸雷还响。自打冯寿长到盐场后，董八的权威被削去一大半。他再也不敢似从前那样，骑在盐民头上作威作福发号施令了。人们整日围着冯寿长转，拥护他爱戴他。冯寿长的威望和影响越来越大，成了这里实际上的主人。董八不敢得罪冯寿长，又把冯寿长看作卧在自己身边的一只猛虎，随时都有把他董八一口吞掉的危险。董八痛恨冯寿长，见了寿长还要装出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笑容可掬的样子，这是让他感到最难以忍受的事

情。董八也痛恨盐民们。这些穷鬼以前在自己面前恭顺得像孙子。现在，一个个都敢挺起腰杆跟自己讲话。最可杀的是那个瘦骨嶙峋腮帮子生下来就不长肉的瘪子，过去被人欺负得比可怜虫还可怜，眼下瞧那神气劲，说话耀武扬威，走起路来身横膀斜，似乎偌大的天下就容不了他。想到这里，董八气得坐卧不安，遂将仇荣、吉暴、栾扈找来，把心里的苦水向他们倒个干净。

仇荣等人如何没有同感？他们心里明白，对冯寿长再好，他也不会把真功夫传给自己的。与其学不到真本事，还不如除掉他为好。

董八以恩人自居，问：“我董某对你们三位如何？”

“总管恩重如山。”

“关于冯寿长，你们准备怎样处置？”

“杀！”三人不约而同回答。

“且慢。仅凭我们几个是杀不了他的，还需想个万全之策。”董八老谋深算地说。

“明枪好挡，暗箭难防。”仇荣道。

“暗杀？”董八摇了摇头，“不妥，盐民们全是冯寿长的耳目，一旦事露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吉暴身上肉不多心眼不少。他蹙起眉头，迟疑地说：“总管，你不记得三年前，河东郡解梁县有个叫神刀孤侠的人杀了县尉逃落江湖的事吗？”

“你怀疑他是……”仇荣插话问。

“你们想过没有，冯寿长有这般非凡武艺，怎能到咱这

小小的盐场挖盐？”吉暴十分狡狴地提出了这个问题。

“我也曾想过此事。”董八道，“可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。”

“这个不难。”栾扈把阴阳眼一斜，说，“我去河东郡打探一下，是鬼是神就会真相大白。”

“这是个办法。不过，第一不能走漏风声，第二小心行事，速去速回。”董八遂修书信一封，命栾扈交于董太守。当晚，栾扈就牵马登程。

夜深人静时，刘老爹和狗蛋摸到冯寿长炕头。刘老爹悄声说：“冯大侠，方才狗蛋对我说，董八和仇荣一伙在屋里嘀咕了半天，栾扈骑马连夜离开盐场，向河东郡方向而去。不知他们要干什么。”

狗蛋说：“这里面可能有阴谋。”

冯寿长感激道：“谢谢你们关照。请不要害怕，他们是冲我来的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狗蛋焦急地问。

“我已经做好了准备。我在河东郡有一段恩怨没有了结，正好借此机会了断此事。”

“冯大侠，你一定要提防才是。”刘老爹不放心地嘱咐道。

“没关系，你们去睡吧。不要张扬出去，只当没这回事，一切由我来应付。”寿长安慰了刘老爹和狗蛋，大家各自睡去。

冯寿长早料到这一步。大将之人耳听六路眼观八方明察

秋毫洞悉一切。他到盐场半年多的所作所为，董八他们恨之入骨，焉能无动于衷。寿长也曾想过离开这里远走高飞，免得引火烧身招灾惹事。但是，见事躲身毕竟不是他的性格。况且，刘老爹、狗蛋、赵瘪子这些憨厚质朴任人欺凌的盐民怎么办？既然董八他们已经行动了，自己就在此奉陪到底，说不定还能钓住一条大鱼。

第三天黎明时分，栾扈汗马而归。董八急问：“事情打探如何？”

阴阳眼栾扈遂把经过讲了一遍。

栾扈离开盐场，马不停蹄行至紫荆山下，天色将晚，就住进了驿站。同宿的是三位盐商，老板二十多岁，一只眼睛。此人正是独眼公子安春雷。他奉都尉史泰之命，前来打探冯寿长的下落，正好刚走到这里。

晚饭后，栾扈打来一盆温水，一边洗脚一边和“盐商”们拉起了家常。

“老板，如今盐生意不错吧？”

“还行。不过，让官府查出来，可就本利全赔了。”其中一人回答。

“我们盐场的人为赚大钱，经常把盐偷着卖给盐贩子。”栾扈有心无意地说。

“壮士何方人氏？”安春雷本不愿答理这个贫不贫富不富斜眼吊睛的人，但听说是从盐场来的，就有了兴趣。

“在下太原郡清凉镇人。老板欲往哪里？”

安春雷避而不答，继之问道：“贵盐场有个叫冯寿长的

人，你可认识？”

栾扈心里一怔，不知眼前这几位与冯寿长是何关系，且小心为好。栾扈耍了个小聪明，说：“在下只管挖盐，与己无关的事概不打听，故而不曾听说有此人。”

“那么，”安春雷又问：“你们盐场的三个护场全被人打了，可有此事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栾扈摇头否认。他想掩饰自己的身份，以免走漏消息，却聪明反被聪明误，结果欲盖弥彰。

安春雷顿生疑窦，思忖道：来自清凉镇却不知道冯寿长大闹盐场之事，其中是否有鬼？待我问他：“壮士将去何方？”

“河东郡。”

“探亲访友？”

“寻找个朋友。不不，我没朋友，随便到那里走走。”栾扈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的话，更引起安春雷的怀疑。

这时，栾扈又试探地问：“老板，你们和冯、冯什么长……”

“冯寿长。”安春雷心里说，你小子装得挺像的。

“对，冯寿长，你们和冯寿长相识？”

“冯寿长是我的朋友。我这次去，一是叙叙旧情，二是买些盐，到河南去卖。干我们这一行的，没有朋友不行啊。”安春雷编造得跟真的一样，把栾扈给唬了。

又随便扯些别的，双方各自歇息。

栾扈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这三个人说是冯寿长的朋友。如果放他们到盐场，肯定与冯寿长谈起和自己相遇

的事。再把相貌特征一说，冯寿长还猜不出是谁？冯寿长若知道自己去了安邑城，必然引起疑心，那时，一切努力都会前功尽弃。不如趁今晚夜深人静之时，神不知鬼不觉杀掉他们。

“梆！梆！梆！”远处传来沉闷的打更声。阴阳眼栾扈慢慢跳下床，提过朴刀，光着脚丫子，蹑手蹑脚来到安春雷三人炕前，借着从窗口射进来的一束微曦月光，照着脑袋就砍。连砍三刀，却不见动静。栾扈掀开被子一看，炕上没人。栾扈大惊，知道上当了。他抽身想跑，就听“嚓”的一声，墙角处火镰响过，点亮了油灯。栾扈扭头看时，见安春雷手执宝剑，另外两位各握大刀，正向自己逼来。安春雷装扮成盐贩子，带双锤不方便，所以就随身带了口宝剑。

安春雷一阵冷笑，道：“汉子，这就叫强盗遇上劫路的。你也不问问少爷我吃的是哪家饭！”

“你不是盐贩子吗？”栾扈愕然地问。

“不错，我是盐贩子。而你呢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杀人灭口还是另有所图？”安春雷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反问道。

栾扈一合计，不能说杀人灭口，那会暴露身份，于是承认说：“是谋财害命，小人见财眼开，该死该死！”

“那就快点死吧！”安春雷当心就是一剑。

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栾扈自认聪明，安春雷比他也不糊涂。晚上躺下后，安春雷开始琢磨栾扈其人。根据他说话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表现，判定栾扈决非到安邑城“随便走走”。如果他是冯寿长的人，安春雷已亮明自己是冯寿长的朋

友，栾扈就应该撤掉防线才是。由此推测，栾扈不是冯寿长的人。观其言谈衣着，此人不像卖苦力的盐民，倒似盐场的打手护场。冯寿长在清凉镇，让这些人吃了不少苦头。那么，他会不会到安邑城告发冯寿长？如果推理成立，栾扈今晚必然杀人灭口干掉冯寿长这三个“朋友”。安春雷肯定了自己的判断，和其他三人在暗中约好，从炕上爬起来，躲到墙角，等待栾扈动手。果然，栾扈大上其当，使自己的身份昭然若揭。不过，在安春雷没有确凿证据来说明栾扈的动机之前，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。

安春雷亮剑便刺，栾扈举刀相迎。栾扈不过是只会在清凉镇一带吓唬老百姓的地头蛇门前狗罢了，哪能抵得了安春雷的三尺青锋。一出手，栾扈就连连败退。一直退到炕头处，再也没地方退了，安春雷用剑逼着栾扈哽嗓咽喉，逼问道：“你究竟是干什么的？”

栾扈本想隐瞒真情蒙混过关，安春雷身后的两个人把刀往他的脖子上一横，那刀刃冷光刺目令人不寒而栗。栾扈吓得双腿打颤，坐在了炕沿上，慌不迭声地说：“英雄饶命！英雄饶命——”

安春雷将宝剑一按：“讲！”

栾扈吓出了一头汗，本来就不端正的阴阳眼现在更斜了。他哆哆嗦嗦将冯寿长如何到盐场，如何镇服仇荣、栾扈、吉暴，董八派他到安邑城找董太守告密等事备述一遍，并将董八给董太守的亲笔信交于安春雷看了。安春雷大喜，说：

“英雄，方才多有失礼。事关重大，我们不能不提防一二，请英雄多多包涵。”

栾扈困惑地问：“你们是……”

“我们是受董太守之命，被史都尉派来刺探冯寿长下落的人，没料到在此遇上了你，真是天助我也！看来，冯寿长这次必死我手无疑。”安春雷忘形地说。

“难道，冯寿长真是神刀孤侠？”栾扈问。

“一点不错。”安春雷回道。

“原来如此！”栾扈转惊为喜，道，“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不认一家人了。三位英雄，我们一同前往清凉镇，联合我的两个弟兄捉拿冯寿长，准保马到成功。”

“不！”安春雷背过双手，紧皱眉头，望着窗外沉沉夜幕，痛切地说：“冯寿长并非等闲之辈。想当初，名噪一时的黄河七侠全死在他的手中；我的父亲，威震边陲的征西大將也被他刀劈八段，安邑之战，史都尉若不是占人多地熟的有利条件，冯寿长岂能落荒而逃。”

“那该怎么办？”

安春雷长吁一口气，胸有成竹地部署道：“你先返回清凉镇，稳住冯寿长，千万不可打草惊蛇。我们回安邑城禀报都尉大人，请他老人家亲自出马，来个突然袭击，想他冯寿长插翅难逃。”

“此计甚妙。”

“这事宜快不宜迟，你须马上回去，不得耽误。”安春雷命令道。

“遵命！”栾扈又连夜回到清凉镇盐场。

听了阴阳眼栾扈的叙述，董八得救似地说：“苍天有眼，我董八终于有出头之时了！”

此后两天无事不提。第三天下午，冯寿长和刘老爹等一伙人到清凉镇卖盐。卖盐的人很多，一直等到晚饭后也没卖完。这个时候，狗蛋上气不接下气从盐场跑来，见了冯寿长，开口就哭。寿长问他出了什么事，狗蛋哽咽着说：

“冯大哥，快，快回去救救赵瘪子，董八要活埋他……”

“啊？”冯寿长不及询问原因，撒腿就往盐场跑。刘老爹等人也收拾了一下，跟狗蛋追了上来。

“狗蛋，究竟怎么回事？”路上，寿长焦急地问。

狗蛋这才把事情简要说了一下。

赵瘪子和冯寿长、刘老爹、狗蛋都睡在一个土屋里。那天晚上，刘老爹和狗蛋对冯寿长讲了栾扈去河东郡之事，赵瘪子当时没睡着，把他们的对话听个一清二楚。因为冯寿长要求保密，所以瘪子也不敢吱声，在肚里憋了几夭。

今天下午，多数人都去卖盐了，瘪子留下来清理晒盐场。这时，栾扈骑着马悠悠哉哉地从山坡上走下来。赵瘪子见周围没人，就想利用自己听到的秘密敲诈一下栾扈。

“栾扈，你过来，师叔有话对你说。”

栾扈气得想上去抽他一马鞭，转念一想，赵瘪子好长时间不敢自称“师叔”了，今天怎么腰杆又硬了起来？栾扈压住怒气走过来，跳下马问：“瘪子，你叫我有何事？”

赵瘪子把扫帚往地上一杵，劈头道：“栾扈，你小子竟敢背后琢磨我冯大哥，真是老鼠舔猫屎找死！”

栾扈一怔，大眼和小眼都瞪了起来，问：“赵瘪子，你听到什么了？”

“我什么都听到了，你们要加害冯大哥。”

栾扈急忙走近瘪子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小声点，你这个混蛋！”

“小声？”瘪子故意提高嗓音，乍呼道：“我还没告诉冯寿长呢。冯大哥知道了，不毁掉你的盐场才怪哩。”

栾扈慌了，求情道：“好瘪子，你千万别说出去。”

“要我不说也容易。”赵瘪子将脸一仰，神气十足地道：“但必须有条件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，你只管说。”

“银子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一百两。”

“太多了，五十两。”

“一百两！”

“五十两！”

“我不要了！”瘪子把扫帚一扔，转身就走。

栾扈追上去，陪着笑脸说：“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”

“你到底出多少？”

“按你说的数。”

瘪子将手一伸：“拿来。”

“银子在总管家。”

赵瘰子随栾扈来到董八门前。栾扈道：“你在这里等着，我进去取银子。”

不一会儿，栾扈拿了一百两银子走出来，放在瘰子手中，说：“你数一数。”

瘰子从没见过这么多银子，看着这一包沉甸甸白花花的東西，激动得话都不会说了，只不住地道：“够了，够了。”

栾扈突然脸色一变，威胁道：“赵瘰子，古今买卖讲信用。你若走露半点消息，小心你全家性命。”

“不敢，不敢。有银子在，孙子才往外说呢！”瘰子信誓旦旦地说完，抱起银子向土屋跑去。

栾扈望着赵瘰子的背影，凶狠地哼了一声，转身回到董八家中。仇荣、吉暴都在。屋里气氛很紧张。董八坐在太师椅上，脸色铁青，不安地说：“赵瘰子虽然拿了银子，但他不一定不说出去。冯寿长得知此事，必然要先下手。”

仇荣做了个手势，说：“最好是杀人灭口。”

栾扈道：“安公子说，不要打草惊蛇。如果杀了赵瘰子，冯寿长怎肯罢休？”

麻杆吉暴不以为然：“我们给他来个人死不见尸。况且，根据路程推算，史泰大军今晚必到，冯寿长已是瓮中之鳖，跑不了。”

仇荣忿忿地说：“我们已经忍耐半年了，不能再这样忍下去了。”

董八想到史泰大兵一到，就可除掉心头之患，脸上绽开

了惬意的笑容，道：“我赞成仇老弟的话，必须除掉赵瘪子。”

阴阳眼栾扈提醒道：“总管，此事一定要慎秘，千万不可让冯寿长知道了。”

“那是自然，我们应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……”董八部署完毕，引仇荣三人来到盐民们住的土屋里。赵瘪子刚把他的银子藏好，见了董八，恭敬地说：

“总管，你老贵步难移，到这里有啥事？”

董八装出很亲近的样子，说：“瘪子，有件好事，你愿意干吗？”

“当然愿意。但不知是啥好事？”

“先带上镐头和铁锹，跟我们到后山去。”

瘪子方才得到了银子，有点感恩戴德，道：“好说，只要是老总管吩咐的事，我一定干。”

到了外面，正好遇上狗蛋。为了灭口，也为了不引起赵瘪子疑惑，董八又叫上了狗蛋。

天完全黑下来了。初冬的山风虽说不上特别凉，但呼呼作响，让人心神不宁。残缺的月亮似被遗弃的孤儿，无助地飘零在冷冰冰的天幕上。

董八一行六人扛锹携镐来到后山，这地方距盐场有一里多远，是个不常有人来往的偏僻去处。

“就在这里吧。”董八说。

仇荣在地上画了个长方形，说：“挖吧。”

瘪子不解地问：“挖这个干啥？”

“活埋人。”董八毫不掩饰地说。